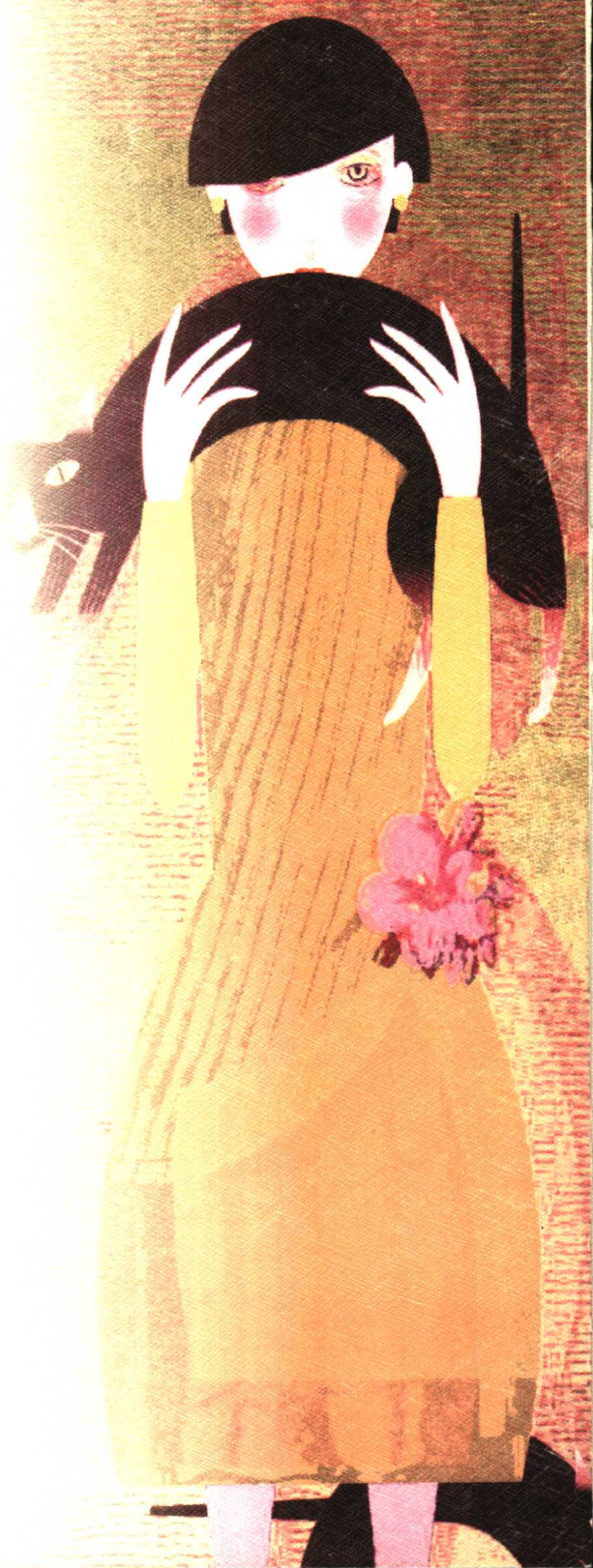


动什么， 别动感情

赵赵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赵赵
◎
著

动什么

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花不同。赵赵与我们这一代作家已有很大的不同。代与代不同的主要区别是，你以为是重要的东西，他以为是不重要的东西，甚至是可以忽略的。你丢失了一条前清的辫子如丧考妣，或者说你以这条辫子赖以生存；他的话题中，压根就没有头发这回事，他说的是七分裤和唇膏。

别动感情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什么,别动感情/赵赵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76-9/I·1036

I. 动…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6096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张 瑾

媒体运营:赵 萌

封面设计:大象工作室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01 传真:876793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010-82845152 传真:82846315)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方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0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8284515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CONTENTS | 目 录

序 不用再装 刘震云	001
1 第 N 次分手未遂	003
2 第 N + 1 次分手未遂	032
3 你们这些老年人	056
4 文学女青年	069
5 老情儿	090
6 乱起来乱起来乱起来了	106
7 其实谁也不服谁	145
8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166
9 个人史上最难忘情人节	208
10 第二名也光荣	220
11 红颜都是您知己	237
12 到厦门一游	252
13 一仆二主	262
14 第一次及最后一次成功分手	287
15 再见	311

•序 不用再装

刘震云

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花不同。赵赵与我们这一代作家已有很大不同。代与代不同的主要区别是，你以为是重要的东西，他以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你丢失了一条前清的辫子如丧考妣，或者说你以这条辫子赖以生存；他的话题中，压根就没有头发这回事，他说的是七分裤和唇膏。譬如讲，我们这一代作家，还重视过“社会”这回事，许多人都赖此生存，但到了赵赵这一代，“社会”的概念在作品中自动消释，如冰块到了沸水中，她从头到尾说的就是“生活”。仔细想来，“生活”的概念确实比“社会”大呀。

赵赵过去写散文和随笔。《动什么，别动感情》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也是根据她创作的同名电视剧改编的。由影视作品改为小说，在我们这一代作家里，也是一件有辱门风甚至是男盗女娼的事。你怎么能本末倒置呢？你怎么这么浮躁呢？你怎么不孤独和坚持呢？你把祖宗的基业拿去抽大烟了。家就败在了你的手里。但到了赵赵这里，问题变得十分简单：我得赚钱养车和养家呀。一点看不出丢人的意思。

《动什么，别动感情》是一部好小说。说它是一部好小说并不是说它多么鸿篇巨制和“史诗”，而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追求的；而它追求的就是一个“好看”。“好看”也是“好”的一种。这类小说的口号和旗帜十分鲜明：它是面向大众和消费。甚至是：千万别拿书和读书当回事。极而言之，这是不是回到了柳敬亭说书的地步？而柳敬亭的职业，才是小说原本的祖业呀。当然，《动什么，别动感情》对生活也有新的发现，作者写出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儿女们的心的新的形态，那就是：感情在生活中正趋

于麻木。佳期和佳音这一对姊妹，确实不拿生活和自己的那点事当事。由于不当事，就更加当事。人和生活也就更加拧巴。这种拧巴立即在一个家庭的祖孙三代中引起波澜和传染，老、中、青三代，个个开始二百五。三代二百五，叉在一起多么好看呀。动什么，别动感情，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可你往大街小巷和周围的人群看一看，历史的一页，也就这么翻过去了。

认识赵赵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们这一代中最优秀的几个作家之一。他可能还更优秀。我曾经说过，王朔的作品，我通篇读下来就两个字：别装。就像鲁迅读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读出“吃人”两个字一样。现在读赵赵的小说，字里行间，已开始读出这样的意思：我不用装。卸掉面具和盔甲，才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始。只是我们用的时间长了一些。

我曾向赵赵推荐过另一个题目：动什么，别动脑子。这也是这个时代另一种残酷的现实和玩笑。希望这种玩笑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好运，或者相反。



第 N 次分手未遂

这一天，贺佳期摩拳擦掌准备在伴娘的岗位上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她所知道的天南地北的花活全部不惜力地耍出来，就当是告别演出了。

她早就听说过，女人这一辈子只能当三次伴娘，超过了的话就嫁不出去了。不错，这是她第三次当伴娘，第 N 次参加婚礼。她是多么希望下次参加的，是自己的婚礼啊。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光她一人儿时刻准备着没用。今天从一早上起来，佳期就觉着莫名的亢奋，因为出乎她的意料，她那位整天耷拉着脸的男友万征竟然同意拨冗出席。

万征是很少让佳期如了意的，基本上他们两人相处的秘籍就是怎么拧吧怎么来，以至佳期渐变成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万征对她不好，她心安理得；万征对她好，她喜出望外。

佳期希望通过参加此次婚礼，让万征感受到结婚，受到祝福，是一件美好的事，也因此就坡下驴，在不远的将来把她给娶了，所以她亢奋。她想，这将是改变她命运的一天，她人生中仅次于结婚的一天，她给自己强烈心理暗示的同时，很是希冀老天爷也能接收到。

世间万物都讲求生态平衡。她亢奋了，就肯定有人颓了。眼下，防盗门外的新郎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他被贺佳期拦在门外已经有一刻钟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低三下四地对着防盗门里那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以至扭

曲的脸微笑着，一边好声好气地哀求：“姐姐，你先开开门，开开门我就给你钱！”他把那束包装十分精美的玫瑰花换左手拿着，右手接过身后兄弟团临时装好的一个瘪瘪的小红包，哆哆嗦嗦顺窗户塞进去，突然猛拉门把手，发出“哐哐”的徒劳的声音。

佳期拆开看了一眼，一撇嘴，顺手递给身后黑压压的一帮女的：“瞧瞧，这里面是钱吗？十元儿！叫钱吗？能让他进吗？”

这帮同样不长眼的女的配合着：“不——能——！”

佳期有撑腰的，准备把这个杂耍玩下去：“十元儿不行，一千个十元儿我考虑考虑。”

门外的兄弟团虽然神头鬼脸长相各异，但看得出来都是精心捣捣过的。婚礼是没主儿男女互相勾搭的大好时机，光大吃大喝是不能把份子钱赚回来的，总要留下个把异性的电话号码才不算赔本儿买卖。不过，新郎边儿上的廖宇没打这种算盘，他穿得很随便，随便到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和这些人没关系，当然，他肩上的摄像机也很说明问题。

廖宇的摄像机正对着“新郎”这两个红底小黄字狂拍特写，然后镜头拉开，那是一朵插着满天星的玫瑰胸花，再往后拉，新郎那张已经气出了油的脸出现在画面上，他的半个身子卡在防盗门框里，一伙人里就数他狼狽，举止夸张过度，以至看不出来是不是急了。

新郎说：“先开开门，都好商量是不是？”他的余光注意到廖宇的镜头一直在对着他，觉得十分跌面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女的要在他大喜的日子里这么作贱他。

佳期把门开了一条缝，新郎趁机横着膀子一撞，谁知佳期后面的女的一拥而上，而新郎身后的兄弟团也“噉”一声拱了上来，最前面这俩人被挤得用肉脸支撑着冰冷的防盗门，佳期看见新郎头上喷得硬硬的头发已经往下耷拉了，他大吼着：“别挤了别挤了！……姐姐，姐姐！我求你了，快放我进去吧。”

虽然姿势难拿，但佳期仍打算把广东人这套索要进门利是的风俗进行到底：“谁是你姐姐？大娘现在只认钱！”此时此刻她脑子里只有两个字：热闹。结婚不就是图个热闹吗？不然要这么多人干嘛？要她这个资深

伴娘干嘛？

谁知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新郎的忍耐冲破了底限。他瞪视了贺佳期几秒，突然就急了——面红耳赤地一撅屁股，把后边的兄弟拱至一尺多远，矜持瞬间回归肉体，回了魂儿似的体面起来。他尿爽了一样抖抖身子，把花往伴郎手里一塞：“我——还——不——进——去——了我告诉你。”

廖宇乐得脸都咧了，佳期一时没反应过来，也收起了弯腰使劲的架势，站直了身子张大嘴：“啊——？”

廖宇的镜头转向她，再转向新郎。新郎像个受尽了委屈的长工，大眼睛里全是恼羞成怒，但他装得很平静，仿佛一切与己无关：“既然你不让我进去，那我走了。”他潇洒地拍拍手，跟掸掉一手不小心沾上的土似的。

兄弟团傻眼了，伴郎连忙伸手拉：“哎哎哎别真走啊，开玩笑呢吧？！”新郎很不服气地一拧身子，扒拉开伴郎的手，直往楼下走去。下面的兄弟连忙拥堵，他视若无物地挤出一条缝，给大家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

廖宇一直笑嘻嘻地拍着，直到新郎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才回来拍门里的贺佳期。佳期反应过来，连忙推门出来了：“哎，什么意思啊？真走啊？哎——”，她回头看看屋里面面相觑的姐妹团，又看看伴郎同情的目光：“为什么啊？不都这么玩吗？”

姐妹们惊恐万状，“追啊，快追啊佳期。”佳期没功夫迟疑，甩开长腿就往楼下跑，回过闷儿来的兄弟团赶紧跟着。佳期一边跑一边嘟囔：“不带这样的。”

廖宇坚守岗位，紧随佳期身后。可她瞥见这起哄架秧子的，倒是有地儿泄火了，谁让他地位低呢：“别拍了！说你呢，还拍什么呀拍！”

她捂向镜头的粗暴的手势，像极了电视新闻里被曝光的小商小贩。

二美的婚纱裙摆很大，几乎占着后座的所有地方，完全看不出来贺佳期穿着衣服，她和新郎仿佛是从裙摆两头儿钻出来的。

二美像个太拿，一副全摆平的样子，一边安抚新郎，一边还跟司机

聊：“师傅，今儿辛苦了哈，咱们得赶紧点，刚才时间有点耽误，那什么……”

“放心呗新娘子，今儿结婚的人多，咱们走公交线，警察他也不忍心罚咱们。”

臊眉搭眼的佳期看见前面是辆有天窗的车，那个讨厌的摄像正从天窗探出身向后趴着拍整个结婚的车队。风很大，吹得他有点长的头发像个黑色的火炬。

二美满脸堆笑，假睫毛忽闪忽闪，一挥手：“那是，他要真敢拦咱们，我就下去……”

“你下去干嘛呀？”新郎一梗脖子。

“啊？我？我穿着婚纱呢！我一新娘子站大马路上求他让咱们过去，他能不让咱过去吗？”

新郎的气还没撒完呢：“你丢不丢人啊你？”

二美顿时不服地挺起了胸脯：“我结婚——！结婚有什么丢人的？你觉得结婚丢人吗？还是觉着跟我结婚丢人？”她突然警惕起来。

“得了得了你。”新郎看二美要急，懒得伸茬儿了。二美虽然知道这会儿生气不值当的，可是忍不住嘟囔：“刚才还扭身走了你……你上哪儿呀你？”

车里顿时一片死寂，佳期开始认真地咬手指头。半晌，二美整理整理情绪，问：“哎佳期，戒指你那儿呢还是小崩那儿呢？”

文质彬彬得有点土的伴郎赶紧从副驾驶座上回头：“贺小姐那儿呢。”二美给初次见面的伴娘伴郎介绍：“你们认识了吧？这是贺佳期，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这是小崩，我老公他们同事。”

佳期讪笑：“刚才就认识了。”

二美问：“还有条项链呢？待会儿换晚礼服的时候我要戴的那个？”

“在呢，都我这儿呢。”佳期想：不能再出乱子了，再也不能打自己这儿出了。她把手揣进兜里，使劲地把婚戒和项链攥了攥。

新郎的手机骤响：“喂？是我……啊……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你这叫放屁！……你说怎么办啊？”新郎把电话

摔了，一副全世界对他不起的样子。

“怎么了怎么了？”二美预感到自己今天的婚礼将很是坎坷，她弯下腰在地上摸索：“喂？谁呀？怎么了？……啊？您父亲病啦？您父亲病啦关我什么事啊？……啊？你爸是司仪？你谁呀你？”

像二美这么稳健的新娘子还真少有，她在紧急时刻灵光突现，想起了佳期的妹妹：“……我说她行她肯定行！”她坚毅地对俩眼已经散了光的新郎说：“她妹跟我们一学校的，打小儿就上台表演节目，真的，唱歌跳舞主持节目无所不能，特棒，好多男孩追她，从校门口追到她们班教室……这会儿没别人了，一时半会儿你让我找谁去呀？求你了佳期，你妹主持不好我也不怨她，这结婚总得有个司仪呀！你见过新娘自己张罗的吗？”

“我看你就行。”新郎突然插了一句嘴，看二美要急，连忙笑笑，倒像鬼脸。

佳期很是为难，五官扭在一起：“她真不行，再给你弄砸了……”

可是小混子贺佳音不怵，砸了就砸了，出了门谁认识她呀，笑话也笑话结婚那二位。她正在家闷得挠墙呢，撂了电话就往外跑，比二美他们还早到了一步。

“没问题，放心吧姐。”她嚼着口香糖心不在焉地跟二美说，一边儿腿还抖着，一双笑眼时不时冲着摄像机后的廖宇放电。

新郎看见年轻活泼的佳音，态度大好，与对待佳期有天壤之别。二美这会儿懒得跟他计较，使劲拉着佳音的手：“妹，你真是我亲妹。”

佳音对着镜头后的廖宇扬眉一乐，廖宇腾出左手，冲她竖了竖大拇指，转身再找素材。

万征出现在撅着屁股鬼鬼祟祟鼓捣东西的佳期身后，冷不丁地问：“干嘛呢？”

佳期见是他，连忙收起手里摆弄的东西。她并没发觉廖宇在她身后拍她背在后面的手的特写。

“没事，帮他们俩拿戒指嘛。”佳期一看见万征，脸上就自然地堆出了职业性微笑。但万征的目光并没落在她身上，而是穿过她，直视她身

后，她跟着回头看了一眼，顿时把脸摔下来：“别拍我呀，拍新人去。”

等到廖宇面无表情地走开，四下确实无人，万征才问：“你第几回当伴娘了？”

佳期当然知道自己是第几回当伴娘，可是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她不想让万征觉得她很在乎这个事。她作思考状歪头想了想，才慢慢地谨慎地答：“第三次。”

谁知万征也懂这个：“人说要是当过三次以上的伴娘，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

佳期试图在万征脸上找出一点受到喜庆气氛感染的痕迹，她瞪大眼睛作出一副无知的天真表情：“真的？那包括第三次吗？还是从第四次开始嫁不出去？”她一边问，一边还用手比划着“四”。

“包括吧。”万征想都不想。

佳期很失望，可怜巴巴地笑了一下：“我不信。”

万征并没把这些扯淡话往心里去，问：“那待会儿我给你留位子吗？”

“不用了吧？伴娘得跟着新娘，哪儿有功夫坐着啊？！”佳期故意撅着嘴说话，想用自己的辛苦换得万征的同情，但没用，万征就跟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伴郎过来招呼：“贺小姐，准备好了吗？”

“啊好了。万征，这是伴郎小崩，这是我男朋友万征。”佳期显然觉得万征很拿得出手，语气充满自豪。万征跟伴郎淡淡点了个头，冲佳期说：“那我先进去了。”

佳期甜美地陪着笑，直到万征消失，那笑容一下子掉了下来，急赤白脸地抓住伴郎：“怎么办？我把那戒指和项链放兜里，绞一块儿了，现在拿不下来了。”话里已经有哭音了。

基本上，贺佳期达到了万征对异性的基本要求，但另一方面，他觉得能达到这个基本要求的人很多，所以他能从众多备选中随便拣中她，是她的造化，是他的恩典。他觉得自己不能让贺佳期有种“落了听”的放松感，她得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看到自己方方面面的不足，勇于改进，勇于

创新。为了帮助她更配得上自己，万征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其态度的粗暴可以保证贺佳期每个月哭上那么一回。他抖的攒儿很像那种在旅游景点支个射击摊子骗钱的人常用的——枪我是给你了，但你休想准星儿是对的。所以贺佳期要是能把万征哄高兴，完全是歪打正着。

按说心理占优势的万征用不着真的对佳期大动肝火，但偏偏佳期擅长关键时刻掉链子，比如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竟然撅着屁股和伴郎亲热地凑成一堆儿不知道唧唧歪歪地在干什么。万征骨子里是个老派人，很讨厌有主儿的女的跟别的男的走得太近，何况这女的主子是他——这是要把他置于何地呀？可这个贺佳期仗着他培养出来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异性缘还真不错呢。

万征看见摄影机一直对着这俩人，而贺佳期的表现完全像个好不容易逮着露脸机会、表现欲极强的轻浮女子，屁股冲着宾客，时而拿左腿当重心撅会儿，时而又换到右腿。

台上的佳音眉飞色舞状态大勇：“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娘这边的亲友——”她事事地伸出典型的王小丫“请听题”手势，右手小手一翻：“新娘的舅舅，从呼和浩特专程赶来的吴涛先生——”她的目光在座席里找，找到后给一个鼓励的微笑：“欢迎您——”。

舅舅局促地笑，向佳音谄媚地欠欠身，再向摄影机欠欠身，四下欠欠身。

一个戒指被拆下来了，佳期轻叫：“哎，这个下来了。”

伴郎老成：“别急，都能拆下来。”

佳期性格比较鲁，耐心并不足够：“下来一个就没事了，大不了让新娘连着项链都戴手上，人还以为故意设计的呢。”说完自己觉着怪聪明地笑。

“可挂着项链那个是新郎的。”伴郎说。

佳期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两人的头靠得更近。这一幕看在宾客眼里，无外就是伴娘伴郎在调情。

为了给自己找乐子，廖宇喜欢拍婚礼上有特点有意思的人，此时他把摄像机对准了脸色越来越难看的万征。万征对佳音的主持充耳不闻，只死

盯着台侧的佳期和伴郎，他甚至把烟头掐在了自己的茶杯里。

伴郎终于把另一个戒指从项链上拆了下来，贺佳期高兴坏了，离得老远都能看见她眉飞色舞的样子。她小心地把戒指放在左兜里，项链放在右兜里，满意地拍拍，又高兴地拍了拍伴郎的肩膀。

台上的贺佳音拙劣地模仿着粗浅记忆中的主持人形象，但下面没见过世面的客人都觉得她很有范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一对幸福的新人见证这最庄严最隆重的时刻——交换婚戒——”

佳期和伴郎凑上前去，分别把戒指交到新郎新娘手里。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一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经过刚才的险情，佳期放宽了心，与伴郎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而万征已经看出了恨意。他长期以来对佳期的不满，在此时到达了顶端。

开吃以后，二美换上了大红的晚礼服，颈上无惊无险地戴着白金项链。佳期手端托盘，上面是新郎新娘要敬的喜烟和喜糖，跟拎着酒瓶的伴郎有说有笑。

佳音被舅舅握着小手，看得出远道而来的舅舅十分崇拜光彩照人的她：“贺小姐，您是哪个电视台的呀？”佳音成了一朵花，笑而不答。舅妈在旁边站着，憨厚地冲佳音陪笑，但眼睛一剜一剜地瞟着自己男人。

廖宇看上去是这一天最发自肺腑高兴的人，他用摄像机代替自己的眼睛，正和佳音眉目传情。

这一幕又被佳期看见了，她大踏步走过去，不客气地问：“你拍什么呢？新郎新娘那儿敬酒你不拍，你在这儿瞎拍什么呀？！”

廖宇的摄像机对准了她的脸。

“你拍我干嘛呀？”她的声音变得尖利，伸手捂住镜头。

廖宇把摄像机关了，慢慢从肩膀上放下，脸色很不友善。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她。

佳音连忙圆场：“就是就是，拍他们去。”

伴郎也劝：“哥们儿，咱们得跟着新人，他们说不定就结一次婚……”

伴娘的地位当然比一摄像的高，佳期不依不饶：“我就说她们图便宜，找一婚庆公司不连司仪带摄像什么都有了？就非找摄像公司，能便宜几块钱呀？”

隔着一桌的万征没有表情地看着，心不在焉地与身边递过酒来的陌生人碰杯。那人问：“您是哪边儿的亲友？”

万征没搭理他，自己干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婚礼。纸屑和气球的碎片尽摊在红地毯上，新人在宴会厅门口与来宾一一话别，既亲热又不舍。佳期一脸疲惫地坐在签到桌后发着呆，伴郎招呼她：“贺小姐，留个电话吧。”

佳期如梦方醒，跳起来：“啊？噢，好啊。你多少？”

“你告诉我你的，我再给你打过来。”

万征就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不大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勾搭贺佳期，是不是她主动追自己来着呢？当然，以他的老派性格，不可能接受女性的主动追求。有时候他想着想着也掉进一个死疙瘩——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在乎贺佳期呢？最后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是我主动追她了，她肯定连半推半就的姿态都没有，在我话音未落的功夫就投怀送抱了。于是他释然了，这么好追的女的，能没憋着坏吗？

舅舅晃晃悠悠地走到正和廖宇套瓷的佳音身边：“贺小姐，咱们也合个影？”

佳音一把抓过旁边的廖宇：“哎帅哥你帮我们照吧。”

那边厢伴郎离去，万征才慢慢踱到佳期面前，随口问：“你吃东西了吗？”佳期还想撒娇，一撅嘴：“哪儿有功夫呀？你呢？你吃好了吗？”

“我没吃。”

佳期听出口风不对，顿时紧张起来，巴结之情溢于言表，也顾不得自己累了：“是吗？那咱们找个地儿吃饭去吧。”

万征正不置可否，佳音凑过来：“姐，你们还去哪儿呀？”佳期还没说话，万征说：“我和你姐还有点事。”

佳音看了她姐一眼，佳期的表情不是很肯定：她拿不准万征要干嘛？如果又是要找她茬儿，是不是让佳音留下会安全一点。

佳音又试探了一句：“那我先走了？”

“行。”万征看着她，意思是你倒是走啊。佳音明白万征还真没留她的意思，不走也不太合适了。

佳期在签到桌后坐立不安。万征面无表情地玩味着她的坐立不安，半天才问：“你怎么了？”

佳期小心翼翼地说：“没事啊？不是你找我有事吗？”

万征四处看了看，确信没什么闲杂人等注意，才垂眼看着佳期：“咱俩……分手吧。”

佳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呆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她也四处看看，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再看万征的时候，说话已经没了底气：“你怎么了？”她脸上有隐约想要堆起来的笑，但又确实组织不起来了，笑意四处散着，成了惊恐。

“没怎么……你没听懂吗？”万征不耐烦。

佳期想了想，觉得字面上的意思自己是懂了，可这话真是字面上的意思吗？她又问：“我怎么了？”

“你挺好。”

佳期给弄懵了：“不带这样的万征……”她终于还是挤出了笑，意图把万征的意思曲解到开玩笑那儿。

但万征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直视着佳期的眼睛。佳期在这种注视里意识到事情的真实性，她慢慢站了起来：“你怎么了？”

万征对这种车轱辘话有点烦：“我没怎么。”

“那我怎么了？”

万征很讨厌坐在临街的玻璃窗前，一举一动都好像会被经过的人看见，尤其现在对面这个人又在哭天抢地：“你不能这么说我……什么叫一贯性投靠有权有势男同志啊？”

万征就知道这话让她一重复，不出所料地荒诞不经。他提醒着佳期：“你跟我怎么好的你还记得吧？”

佳期抬起泪眼：“你不会说我跟你好就是因为一贯性投靠有权有势男同志吧？”

万征没辙，他耐下性子，掰开了揉碎了给她讲道理：“当时你刚到公司，没人理你，我觉得你新来乍到挺可怜的，所以挺关心你的，你难道不承认你因为这个喜欢我的？”

“这有错吗？”

“你那不是爱，是依赖。你习惯性依赖！”万征说着说着觉得找到新词了，他加重了“习惯性依赖”的语气，“……哎，习惯性依赖……我发现你就这样，走到哪儿都这样，不自觉地就在一新环境里依赖上说话管用的男同事。这你承认吗？”

佳期一觉得委屈说话声就大：“我没有！”

万征赶紧四下看了看，又瞪她一眼，压低了嗓子：“你有。你自己意识不到罢了。”

佳期依旧很大声：“我没有！”

咖啡厅里很多人往这儿看。万征要面子，说话虽然还很小声，但颇严厉：“嚷嚷什么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佳期的声儿小了下来，可她委屈死了，眼泪哗哗地流：“你冤枉我……我没有。”

“不承认没有用，”万征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小贺，不承认没有用。你就是这么干的。你瞧你今天，众目睽睽之下跟那伴郎唧唧歪歪的……”

佳期突然发现了万征说话的漏洞，她疑惑地问：“万征，你不是吃醋了吧？”

“我？”万征觉得贺佳期的脑子肯定因为受刺激而短路了。

佳期解释：“那项链和戒指缠一块儿了，人家那儿帮我拆呢……”

万征粗暴地打断她：“得了，你要不承认我也没辙。但是我告诉你，我烦你这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犯这毛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佳期想了想，停止了抽抽答答，摆出一副破罐破摔反正已然这样那就豁出去的架势：“万征，你明白说得了，你从头儿就是瞧不起我。”

万征翻了一下眼睛，这个女人从来都是这样不可理喻，真不该跟她废话。